

吸血鬼王

黑暗恋人

重口味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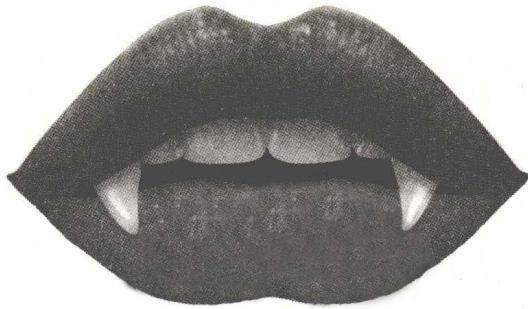
横扫全球的女性重口味爱情小说



新装 (70) 系列 爱情小说

吸血鬼王 黑暗恋人

横扫全球的女性重口味爱情小说



[美] J. R. 沃德 著
孙侃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定价：29.8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吸血鬼王: 黑暗恋人 / (美) 沃德 (Ward, J.R.) 著;

孙侃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11

书名原文: Dark Lover

ISBN 978-7-5399-4762-4

I. ①吸… II. ①沃… 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4410 号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AL Signet,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中文版权 ©2010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江苏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0-2011-406 号

书 名 吸血鬼王: 黑暗恋人

著 者 [美] 沃德

译 者 孙 侃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王予润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762-4

定 价 29.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今晚的尖叫者俱乐部人满为患。达里安环顾四周，穿着廉价皮衣的性感女郎和装出凶神恶煞面孔的粗鄙男人厮混在一起，近乎半裸的躯体在舞池中彼此取悦。

达里安和他的同伴倒是与这种环境十分相称。

只不过，他们真的杀人不眨眼。

“你真的要去求他？”托蒙特开口问道。

达里安从空空如也的桌面上抬起眼，迎上另一双吸血鬼的眼睛：“是的，我决定了。”

“你疯了，老达。”托蒙特抿了一口杯中的威士忌，冷笑道，獠牙尖端隐约可见。

“我想你应该明白。”

托蒙特晃了晃手中的酒杯，表示认可：“你这是在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该把那可怜的小姐拉进来，她根本想象不到自己将看到什么，会变成什么。而且，你还想让瑞斯那家伙帮她转化。这太疯狂了。”

“他不是恶魔，虽然看起来很像。”达里安一气喝光了啤酒，“还有，你对他尊重点。”

“我尊敬他尊敬得快要死了。反正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

“我需要他帮忙。”

“你确定？”

一个穿着超短裙，踏着及膝长靴，俏丽的胸前挂着几串长链的漂亮女人绕到了两人的桌前，夸张地扭动臀部，涂着厚厚睫毛膏的眼里泛滥出挑逗意味。

达里安做手势赶走了那女人，今晚他没心思做爱。

“她是我的女儿！托蒙特。”

“她还是个混血儿，老达。而且你也知道瑞斯对人类的想法。”托蒙特摇着头说，“我的曾曾祖母就是混血儿，你见我在瑞斯耳边提过这件事么？”

达里安抬手招呼女侍者。他用手虚指桌上的空啤酒瓶和几乎见底的威士忌，继续说道：“只要还有机会救她，我就绝不能让我的另一个孩子死去。话说回

来，谁也不知道她会不会经历转化。也许，她可以继续当个人类，一直过开心的日子，完全不知道我的存在，就像这些年以来一直……”

他更希望女儿能够幸免。一旦经历转化并且活下来，她将成为真正的吸血鬼，自此踏入另一个世界，同他们所有人一样面临时刻遭到猎杀的境遇。

“达里安，就算瑞斯照你说的去做了，也不会是出于本意，只是因为他欠你人情。”

“只要能让他同意，怎样我都无所谓。”

“你自己给她找了什么人吗？瑞斯只会动刀动枪，什么时候会照顾人了？就算是有心理准备的人，第一次转化时也够呛，更何况她毫无准备。”

“我会跟她谈的。”

“你准备怎么跟她谈？直接跑去告诉她：‘嘿，我知道你从来没见过我，不过我就是你爸爸。哦，对了，你猜怎么着？你赢了张进化大乐透：你其实是个吸血鬼。我们一起去迪斯尼乐园玩吧！’”

“我现在开始恨你了。”

托蒙特俯过身来，包裹在黑色皮革下的宽厚肩膀耸动，道：“你知道我永远都会支持你的。我只是觉得你应该重新考虑。”他沉吟半晌，接着说道：“也许，你可以让我来。”

达里安冷冷地望了他一眼，用嘲笑的口吻问：“让你来？你之后还想回家么？我的朋友，薇尔丝绝对会一剑捅穿你的心，然后把你丢到太阳底下去。”

托蒙特一怔，退缩了：“你说得对。”

“而且她还会来找我兴师问罪。”

想到那番情景，两人不禁打了个冷战。

“另外……”

女侍者的靠近让达里安终止了对话。他朝椅背上一靠，让她把酒摆上。硬核音乐的轰响在俱乐部内激荡，声音嘈杂无比，但他还是等待者离开后才继续道：“另外，现在是非常时期很危险，如果我出了什么事——”

“我会照顾她的。”

达里安拍了拍好友的肩：“我知道你会的。”

“但瑞斯才是最佳人选。”托蒙特的话里丝毫没有嫉妒，他只是在陈述事实。

“他是独一无二的。”

“该感谢上帝咯。”托蒙特半开玩笑地说。

兄弟会由一群坚定、怀有共同信念的战士组成，他们交换情报，协同作战，形成一个紧密的小团体。不过，一旦涉及复仇的事，瑞斯就会被复仇的怒火完全占据，弃整个团队于不顾，誓要将敌人赶尽杀绝。他是皇家血脉的唯一传承，

也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纯血吸血鬼。尽管吸血鬼们尊瑞斯为吸血鬼之王，他本人却将王位弃之如敝履。

事关自己混血女儿的生存与否，瑞斯却成了最佳的赌注，达里安只觉得一阵悲哀。唯有瑞斯那纯正、生命力旺盛的血液才能让她获得更多活下去的机会，经受住可能到来的转化过程。但托蒙特也没有说错，这么做无异于送羊入虎口。

人潮中突然爆发出一阵骚动，众人互相推搡、退让，仿佛在为迎接某位大人物而让路。

“见鬼，他来了。”托蒙特抓起威士忌一饮而尽，低声抱怨，“抱歉，我是外人，你们的对话我就不掺和了。”

达里安转头望去。在一个铁塔般巨影的笼罩之下，逃跑求生的恐惧感在众人心中滋生，人潮不由自主地分出一道口子。

瑞斯身着一套皮装，近两米的高大身躯和比大多数男性宽上一倍有余的肩膀，令人心生恐惧。包围式的太阳镜将他的双眼隐藏，从不在人前显露。黑亮的长发自发际前端向后披落。他有着一张英俊的面孔，皇家风范和狂野气息兼而有之，昭示着他生而为王的尊贵和杀戮不止的战士命运。

萦绕在他四周的危险气息就是他的标志性名片。

被瑞斯那冷酷而充满恨意的目光扫中，达里安不由举起手中的生啤，猛灌了一口。

他向上帝祈祷着。但愿这次自己赌对了。

贝丝·兰道尔抬起头，望着一屁股坐到自己办公桌上的责任编辑，恰好发现他的视线直勾勾地往自己的V字领里探去。

“又加班？”他低声问道。

“嘿，迪克。”

你怎么还不滚回家陪老婆和两个孩子？她在心底默默加上一句。

“你在做什么呢？”

“给托尼修改报道。”

“你知道吗，其实还有别的办法能让我对你另眼相看的。”

是啊，不用猜她也知道是什么办法。

“迪克，你看了我的邮件没有？今天下午我去警局同何塞和里奇聊过了。他们最近从毒贩手里缴获了两把改装过的重型枪械。他们认为肯定是有军火贩子把手伸进来了。”

迪克却轻拍她的肩膀：“你只要做好办公室的事就行了，罪案调查什么的留给我们这群老小子们操心吧，我们可不希望你那张漂亮脸蛋出什么事。”

他收回手时还不忘趁机揩油，讪笑着，目光紧盯着贝丝的双唇，眼神迷离。整整三年了！她恼怒地想。从为他工作的那天起，忍受这色迷迷的眼神仿佛已经成了日常惯例！

一个纸袋子！下次她要先拿纸袋子罩住头，然后再和他说话，也许袋子前面还要贴上迪克太太的照片。

“需要我开车送你回家吗？”他问道。

除非天上下图钉和发夹，你这个老色狼。她心道。

“不了，谢谢。”贝丝转头对着电脑屏幕，心中希望迪克能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想搭理他。

迪克总算晃走了，大概是到街对面的查理之家酒吧去了。报社的很多记者都会在回家前去那里喝上一杯。这里是新泽西的卡德维尔，并不是个让记者发迹的好地方，可迪克手下那批人偏偏喜欢扮成肩负重大社团责任的有识之士。平日里，他们总喜欢凑在查理之家，热情高涨地大谈特谈自己在知名大报社时的“辉煌”业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迪克一样：人到中年，庸庸碌碌过了半辈子，有些能耐却又无法独当一面。卡德维尔说小也不小，又靠近纽约。罪案、贩毒和卖淫，层出不穷的肮脏勾当足够这群人忙活了。只不过《卡德维尔快报》总归不是《纽约时报》，他们也永远拿不到普利策奖。

实在是可悲啊。

是啊，多可悲呀。就像在照镜子一样。贝丝酸酸地想。自己不过是个采编，更没有在国家级报社里工作过。除非事情发生转机，不然等她到了50岁，就只能待在自动印刷机和过油磨光机前追忆自己在《卡德维尔快报》的峥嵘岁月了。

她的手伸进巧克力豆的包装袋里，竟然又空了，该死！

也许她应该回家了，顺路在餐馆买份外卖当晚餐。

她所在的快报编辑部实际上是一个大房间，用灰色隔板简单分出十数个狭小的办公区域。她起身向门口走去，顺手从同事托尼的零食仓库里抽出一根松糕。托尼的办公桌就是一座卡路里的宝藏，随时保障能量供应。对他来说，没有早中晚餐之分。进食只是个二进制的命题，所以只要他醒着，就得有不计其数的食物不间断地落入他的肚子里。贝丝剥开松糕的包装纸，大口咬了下去，同时对自己竟开始吃这些人造奶油做的垃圾食物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踏出楼梯间，贸易街的灯光从门外透了进来。七月的酷暑在她和公寓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足足12个街区延绵不断的潮湿闷热。好在回家路上会经过中餐馆，那里总是冷气十足。要是运气好，碰到今晚店里很忙，她还能在清凉中多舒爽一阵子。

吃光手中的松糕，贝丝掏出手机按下中餐馆的快捷号码，为自己点了一份

西兰花炒牛肉，这才施施然走出了报社。贸易街的这一段街区除了酒吧和脱衣舞俱乐部，只有几家零星的文身店，中餐馆和德克萨斯与墨西哥自助餐厅则是仅有的两家餐馆。她抬头望着周围透露出阴森气息的空旷建筑群，这些建筑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被当做办公室使用，但随着城区的发展，纷纷空置了下来。对她来说，整条街的一切已经都熟得不能再熟了，她清楚记得人行道上的每一条裂痕，能够默数出每个红绿灯的长短，而且再也不会被两旁店铺里传出的奇怪声响吓得大惊失色了。

麦克格雷德酒吧正在演奏布鲁斯，电子音乐的啸叫声从零度总和俱乐部的玻璃门入口处冲出来，卢本酒吧里的卡拉OK也不甘寂寞地插入。这里的酒吧大多有些口碑，但也有少数几家让她敬而远之。尤其是尖叫者俱乐部，在那里厮混的客人全是些面目可憎的恶棍。没有警察的陪伴，她绝不会踏进尖叫者的大门。

在她默默计算前往中餐馆的距离时，一阵疲惫突然袭来。上帝啊，怎么那么潮热！沉重压抑的空气让她觉得像在水中呼吸。

也许并不全是天气的缘故，因为她的疲惫感已经持续好几个星期了。贝丝甚至怀疑这是抑郁症的征兆：工作没有出路，对住的地方也无所谓，没几个朋友，没有爱人，更别提什么浪漫邂逅了。如果让贝丝展望10年之后，恐怕她的脑中只能勾画出自己逗留在卡德维尔，继续对着迪克和他手下的老小子们，每天重复一成不变的生活轨迹：起床，上班，尝试做出改变，失败，然后独自回家。

也许她需要找个出口，离开桌上的闹钟、电话和那台扰她清梦的电视机，离开塞满电器的那个家，离开《卡德维尔快报》，甚至离开卡德维尔。

贝丝已经许多年没有和几对养父母联系了，他们自然也不会想念她。仅有的几位好友忙于打理各自的家庭。天知道她留在卡德维尔是为了什么，或许仅仅是习惯而已。

身后传来的轻浮口哨声打断了贝丝飘散的思绪。她不禁翻了翻白眼。这也是在酒吧附近工作的坏处之一，你会时不时碰上些不怀好意的男人。

果不其然，两个家伙吹着口哨，小跑着从街对面跟了上来。贝丝环顾四周，自己刚走过酒吧区，接着这一段全是空房子，而距离中餐馆还有好一段路。夜幕低垂，为周围的景色染上浓墨，不过至少路灯还亮着，偶尔会有汽车路过。

“我很喜欢你的黑头发。”其中的大个子男生贴到她身边，调笑道，“不介意给我摸摸吧？”

这两个流里流气的家伙看起来像是放暑假的大学生，那意味着他们最多只会骚扰。但贝丝不敢心存侥幸，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继续往前走。毕竟这里离中餐馆只剩下五个街区了。

她的手滑进手袋，寻找胡椒防狼器。

“要送送你么？”大个子继续纠缠，“我的车就在附近。说真的，你要不要一起来，我们可以先上车。”

他开心地朝自己的同伴挤眉弄眼，自以为这段说辞肯定能把眼前的姑娘骗上床。

他的伙伴不停围着她转悠，蹦蹦跳跳，稀疏的金发此起彼伏。他眉开眼笑地接口道：“然后上床。”

该死的，她的防狼器在哪里？

大个子男生穿着 POLO 衫和卡其色短裤，长着媲美全美校园选秀明星的漂亮脸孔。他伸手想去摸贝丝的头，却被她狠狠地瞪了一眼。

无视对方的贱笑，贝丝加快了脚步，将全部注意力放在远处中餐馆的霓虹招牌发出的微弱光芒上，心中一边在祈祷有人凑巧路过。但闷热的天气把行人都赶回了屋里，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要告诉我你的名字不？”全美明星脸问她。

胡椒喷雾器落在另一个包里了，她的心在胸腔里紧张得直跳。

还有四个街区。

“还是我来帮你想个名字吧。让我想想……小猫咪怎么样啊？”

金发男在一旁咯咯直笑。

她咽了一下口水，偷偷摸出手机，准备等情况不妙的时候拨打 911。

冷静点，不要慌。

她竭力让自己想象走进中餐馆里，那里的冷气有多么惬意。或许她应该在店里喊辆出租车，摆脱两人的骚扰直接回家。

“来吧，小猫咪。”明星脸还在喋喋不休，“我知道，你会喜欢上我的。”

就剩三个街区了。

贝丝跨下台阶，准备穿过第十大街，冷不防被明星脸用宽阔的手掌捂住了嘴。她被拦腰抱起，用力拖拽间，双脚被拉离了地面。她只能像个疯子一般朝后拳打脚蹬，挥舞的手肘重重地戳到了男人的眼睛，疼得他松开了手臂。一挣脱束缚，她就竭尽全力地往前冲去，高跟鞋敲击着地面噔噔作响。恐惧令她有些喘不过气来。

一辆汽车驶过贸易街，她拼命朝着车灯射来的方向大声呼救。

但是那个浑蛋又一次抓住了她。

他的手紧紧卡住她的喉咙，用力将她的脸扭向一边，贝丝只觉得自己的脖子要被折断了。“老子会让你求我的，贱货。”他俯到贝丝耳边威胁着，身上散发出的汗味混合了大学男生惯用的古龙水气味，飘进她的鼻子，耳畔传来他的同

伙那讨人厌的尖笑声。

三人离建筑物下的阴影越来越近。

巷子！他们准备把她拖到小巷里去！贝丝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一股胆汁涌上喉间。于是她愈发疯狂地挣扎，想要摆脱控制。惊慌的情绪赋予了她极大的能量，但依旧敌不过对方的强壮。

明星脸将她顶在一个垃圾箱上，用身体压得她不能动弹。贝丝还在继续反抗，拿手肘去顶对方的肋骨，不停用脚乱踹。

“该死的，抓住她的胳膊！”

贝丝的高跟鞋狠狠地端上了金发男生的小腿，代价却是手腕被牢牢擒住，高举到头顶之上。

“再来啊，贱货，你会喜欢这个的。”明星脸朝她大吼，想要把膝盖挤进她的双腿之间。

两人拉扯之间，贝丝被推到了墙边。明星脸一手掐住她的喉咙，另一只手开始撕扯她的衬衫。捂住的嘴被松开的一瞬间，贝丝尖声大叫起来，接着就被狠狠扇了一个耳光。她感觉到嘴唇裂开一道口子，刺疼阵阵，血腥的滋味溢满舌尖。

“再敢叫一声，我就切了你的舌头。”明星脸眼中的恨意和淫欲几近喷射而出。他一把推起白色蕾丝胸罩，让贝丝的乳房裸露了出来。

“嘿，这对东西是真货？”金发男盯着她问，像是在等她回答。大个子也同时捏住一边的乳头，用力一扯，疼得贝丝直往后缩，呼吸愈发急促。眼泪夺眶而出，模糊了她的视线。

明星脸笑了：“我猜这是对真的。你要是不信，可以等我结束了自己试试。”

金发男也笑了起来。与此同时，贝丝的大脑深处重新恢复了运转，拒绝让这两个家伙得逞。她开始回想防身术课程的内容，迫使自己不再反抗。尽管呼吸依旧粗重，身体已慢慢停止挣扎。明星脸很快注意到了变化。

“现在学乖了？”他盯着贝丝，眼神中充满怀疑。

贝丝缓缓点头。

“很好！”他俯身威胁道，“不过，只要你敢再叫一声，我就捅死你，明白我的话吗？”他吐出的呼吸里带有香烟和啤酒混杂的古怪恶臭，刺入贝丝的鼻腔，令她几欲作呕。

强忍下那份恶心，她再次点头。

“放开她吧。”

金发男松开贝丝的手腕，绕着两人打转，一脸淫笑，像是在寻找最佳的观赏角度。

望着明星脸的手在自己身上肆虐，粗暴的动作令贝丝反胃，被紧紧掐住的脖子更是让她呼吸困难，只能勉力将涌向喉间的松糕咽了回去。男人的手掌随后按上了她的乳房，贝丝抑制住裸露皮肤处传来的令人厌恶的触感，右手下探，拉开了对方的裤子拉链。当她的手摸到那家伙的私处时，对方发出满意的呻吟，放松了掐住她脖子的手。

贝丝趁机捏住他的睾丸，用尽全身力气猛然一转。要害陡然被袭，明星脸像虾一样弯腰拱背，于是贝丝顺势用膝盖踢中他的鼻子，将他掀翻在地。肾上腺素分泌的爆发让贝丝在顷刻间变得无所畏惧，甚至期待金发男会扑上来，好把他一并料理了。但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金发男呆若木鸡，只是畏缩地望着贝丝，止步不前。

“去死吧！”贝丝发泄般地朝两人喊了一句，随即转身如箭一般冲出小巷，只顾得上搂紧衬衫的前襟，遮住外泄的春光，往家的方向狂奔。打开公寓门的时候，她用那双颤抖的手对着锁孔试了无数次，才将大门打开。

直到站在浴室的镜子前，贝丝才仿佛回过神来，泪水早已如泉涌。

等到警方电台的通讯结束，布奇·奥尼尔才懒洋洋地从他那辆没有警徽标识的巡逻车里抬起头来：男性受害者，躺在不远的小巷里，还有呼吸。布奇看了看手表，时间才刚过10点，晚上的乐子才刚刚开场。今天又是七月初的星期五，放暑假的小崽子们刚从学校里放出来，必然会空闲得想干些傻事，到外面搞个天翻地覆。他估计那个倒霉的小子不是被人打劫了，就是被人好好教训了一顿。

他倒希望是后者。

布奇抓起通讯器给调度中心回了话，说会过去看看，尽管这案子跟他毫无干系。布奇不是普通巡警，而是个负责罪案调查的警探，手头上现在还搁着哈德森河浮尸和撞车逃逸两宗案子。不过挤一挤，偷懒的时间总归会有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在家待的时间越少越好。反正水池里的脏盘子和皱巴巴的床单都没什么好想念的。

他拉响了警笛，踩下油门，心里想着：就当是听听这些小崽子们夏天里的乐子吧。

瑞斯站在尖叫者俱乐部里，皱紧眉头，望着人群跌跌绊绊地在身前让出一条道路。他们的毛孔里散发出满满的恐惧气味和近乎病态的猎奇气息，他将这腥臭的气味吸入肺中。

家畜，全都是些家畜。

隐藏在深色太阳镜之后，他的双眼艰难地分辨着昏暗灯光下的事物，最后索性闭上了眼睛——糟糕的视力让他更加适应完全黑暗的环境。他集中精神将周围无关的杂音摒除：音乐的节拍、凌乱的脚步声、窃窃私语声、又一只玻璃杯摔在地上的声音。如果有东西挡路，不管是椅子、桌子还是一个人，瑞斯只管踩过碍事的东西继续向前。

瑞斯清楚地感应到了达里安的所在，因为他是整个场地内唯一不曾发出不安气息的人。

只不过，今晚连这位兄弟会战士也处于爆发的边缘。

瑞斯在吸血鬼同伴的面前站定，睁开双眼，昏暗视觉里只捕捉到一个模糊不清的身形，黑色双眸和漆黑的皮衣是仅有的讯息。

“托蒙特去哪儿了？”他瞥到桌上的威士忌。

“出去透个气。感谢你能过来。”

瑞斯弯腰坐下，望着眼前的人潮慢慢合拢，将刚才的通道吞噬。

他在等。

卢达·克里斯的劲爆节奏渐渐退去，代之以柏树山组合老派的舒缓说唱。

这样谈话就方便多了。达里安准备开门见山，因为他太了解瑞斯的习惯了，后者无法忍受自己的时间被浪费。如果瑞斯陷入了沉默，那就意味着有事要发生了。

放下手中的啤酒，达里安深吸了一口气：“吾王……”

“千万别用这句话开头，如果你是要我帮忙的话。”瑞斯不紧不慢地说。然后发现一位女侍者朝他们靠近，隐约能看见她那件不合身的衬衫里闪现出白腻的双乳和纤细的腰肢。

“要喝点什么吗？”她慢条斯理地问。

瑞斯倒是很想要求她躺到桌子上，献上自己的颈动脉。人类的血液不能供他生存很久，但鲜血的滋味至少比兑水的酒精要好上百倍。

“现在不要。”瑞斯回答，用死板的笑容表达出他的不快，眼神却挑起了那女侍者的欲望。他深深将她的气味吸入肺中，细细品味，她的味道……

不感兴趣，他心想。

女侍者乖巧地点头，却没有移开脚步。她的目光流连在瑞斯身上，仿佛看入了迷，完全忘记了自己正在上班，甚至忘掉了自己的名字。背光打在她的金色短发上，在脸颊四周形成一圈光晕。

这太令人不悦了。

达里安不耐烦地耸了耸肩。

“就这样。”他低声命令道，“我们这样就好。”

女侍者终于转身离开，消失在人群中。瑞斯听见达里安清了清嗓子，他重复道：“感谢你能过来。”

“你刚才已经说过了。”

“哦，对。呃，我们认识很久了。”

“是的。”

“我们一起打了很多硬仗，干掉了不少次生人。”

瑞斯点点头。黑剑兄弟会保护着吸血鬼种族，而次生人社团则侍奉着邪恶的主人——奥米迦，两者之间不死不休的战斗已经持续了无数个世纪。在人数上，那些失去灵魂，沦为容器的次生人占了压倒性的优势。而兄弟会现在只剩下达里安、托蒙特和其他四位战士，但他们竭尽所能地守护着吸血鬼的最后一道防线。

那么，接下来的话题——

达里安又清了清嗓子：“这么多年来……”

“你直接说重点，老达，今晚玛丽莎找我有事。”

“又要借用我那儿的房间吗？换成别人我可不会让他留宿的，你知道。”达里安用笑声掩饰尴尬，“不用怀疑，她的哥哥一点也不想看到你出入他的房子。”

瑞斯双臂抱到胸前，用脚把桌子推向前，好让脚下有更多空间。

玛丽莎的哥哥哈弗斯总喜欢自命不凡，他认定瑞斯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对他的冒犯。瑞斯对此却嗤之以鼻。哈弗斯不过是个坐井观天的半吊子，他根本不明白吸血鬼面对的是怎样的敌人，也不知道守护吸血鬼们需要付出多大代价，谁有闲心去照顾他那颗脆弱易伤的小心灵啊。

所以说，亲爱的小男生又被冒犯了，那又如何？吸血鬼正遭到次生人的屠戮，瑞斯可没有空陪哈弗斯玩过家家，他和兄弟会的战士们一起走上战场，

而不是端坐在国王的宝座上指手画脚。让哈弗斯一边凉快去吧！

只不过，他不应该让玛丽莎独自面对她哥哥的糟糕态度。

“我想，我勉强接受你的邀请吧。”

“很好。”

“现在说你的事吧。”

“我有个女儿。”

瑞斯僵住了，缓缓转过头来，表情有些诧异：“什么时候有的？”

“有段时间了。”

“她的母亲是谁？”

“你不认识，而且她……呃，她已经死了。”

达里安的悲伤扬起，回忆的沉殇扑鼻而来，掩盖了俱乐部内汗水、酒精和性混杂的糜烂气味。

“她多大了？”瑞斯追问道，有些明白达里安找他的目的了。

“25岁。”

瑞斯在心中暗暗咒骂，一口回绝道：“别求我，达里安，别求我来做这件事。”

“我只能来求你。吾王，你的血……”

“再这么叫我，我就让你闭上嘴，永久地。”

“你不明白，她是……”

看到瑞斯起身想走，达里安条件反射地拽住了他的前臂，然后才意识到不妥，就迅速松开手。

“她有一半是人类。”

“上帝……”

“所以，混血儿的她可能无法渡过转化期。只有你的血液才足够强盛，可以增加她转化成功的几率。有你的帮助，至少她会多一分活下去的机会。我不是要求你把她变成你的谢岚。而且有我在，也不用你去保护她，我只是想要……求你了，瑞斯。我的儿子们都死了，她是我唯一的孩子。而且……而且我深爱着她的母亲。”

要是换作别人，瑞斯口中早就吐出他最喜欢用的两个字眼：“滚”和“休想”。在他看来，人类只适合两种姿势——女人仰躺着，等待他的临幸；男人则仆倒在地，失去生命的气息。

但达里安不一样，他差不多算是个朋友吧。或者说，只要瑞斯首肯，达里安已经在朋友的范畴里了。

瑞斯站起身，紧闭双眼，任凭恼怒席卷全身，冲入胸腔。他鄙夷自己想要一走了之的冲动，但帮助这个可怜的混血儿渡过人生最危险痛苦的时刻，同样

不是他的风格。他的脸上不存在温柔和怜悯的表情。

“我不能这么做，即便为了你也不行。”

遭到毫不留情的拒绝，痛苦如潮水般袭向达里安。情感的冲击令瑞斯也有些动摇，他的手紧捏住达里安的肩膀，认真地说：“如果你真的爱她，去找其他人吧。就当是为了她好。”

说完，瑞斯转过身，悄无声息地离开酒吧。临出门前，随手抹除了俱乐部所有人类大脑皮层中关于自己的记忆。意志坚定些的人或许会觉得在梦里见过他，而意志薄弱的人则会完全忘记他的出现。

瑞斯踏出大门，向酒吧背后的阴暗角落走去，打算在那里解体传送。建筑物投射下的阴影深处并非空无一人：女人正卖力地为男人深喉口交；一个醉汉瘫坐在地上，神情恍惚；还有一个毒贩对着手机为可卡因的价格大声讨价还价。

仅仅一瞬间，瑞斯就发现自己被跟踪了，也知晓了来人的身份。空气中甜腻的婴儿爽身粉气味彻底出卖了跟踪者。

瑞斯咧开嘴，笑得有些狰狞。他从皮衣里摸出一枚手里剑，这是一种不锈钢的星形投掷武器。三盎司重的杀器安稳地躺在他的掌心，随时准备破开夜空的静谧，夺人性命。

将达里安拒之门外让瑞斯积聚了莫名的怒火，迫切地需要在战斗中得到爆发。跟踪自己的这个次生人成员来得真他妈是时候，他压下立刻冲入阴影之中的念头，握紧手中的武器，保持步伐继续向前走去。

他需要杀掉这个出卖灵魂的人类，以平息高涨的怒意。

次生人被慢慢诱入深邃厚重的黑暗之中，瑞斯的身体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心脏在胸腔内平稳地跳动，手臂和腿上的每一寸肌肉紧紧绷起。刹那间，他的耳朵捕捉到身后扣动扳机的声音，短暂的计算让他确定了子弹的目标是自己的后脑。

子弹出膛的刹那，他猛然转身，俯身将手里剑甩了出去，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闪耀着银色光芒的暗器旋转着划过一道死亡弧线，将次生人的咽喉撕开，这才带着余力坠入黑暗。手枪跌落在沥青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次生人双手扼住咽喉，颓然倒地。

瑞斯从容地上前搜刮了那个次生人的口袋，将找到的皮夹和手机收入囊中。

从那浓密的黑色卷发和生涩的攻击方式中不难看出，这个次生人是个刚加入组织的新手。

过于短暂的战斗过程令瑞斯颇感失望。他从胸前的剑套里抽出一把黑色长匕首，轻巧地将半死不活的杀手翻了个身，反手握住手柄，高高举起，猛然刺下。锐利的刀锋穿破血肉，切断肋骨，直直插进次生人心脏所在的位置，那里如今

只剩一片空洞。

带着濒死的呼号，次生人的身体在闪光中分解消失。

瑞斯站起身来，将剑刃在裤管上擦拭了一下，滑回剑套。他朝四周观察了一下，然后解体传送离开。

达里安喝光了第三瓶啤酒。其间一对歌特装打扮的漂亮姑娘靠过来勾搭，想要帮助他忘掉烦恼，但他拒绝了两人的邀约。

最终，他还是离开了酒吧，向违规停在后巷里的宝马双门轿跑车走去。其实他尽可以和其他吸血鬼一样，通过解体传送随心所欲地到达任何地方，但坏处是，你既不能在公众场合传送，也不能携带任何重物。

况且，开豪车别有一番享受。

达里安关上宝马车门。天上开始飘雨，硕大的雨滴砸在挡风玻璃上，溅出一个个水痕。

关于女儿的事，他并非真的走投无路了，他生起了和玛丽莎的哥哥谈一谈的念头。哈弗斯是个医生，一直专注于治疗吸血鬼，或许他能帮上忙。无论如何，都值得他一试。

分心想着下一步的计划，达里安下意识地插上车钥匙，转动点火。引擎发出断断续续的轰鸣，仿佛在发出抗议。于是他再次转动钥匙，随之传来的节奏分明的滴答声让他迸发出一个可怕的预感。

汽车底盘上的炸弹被车上的电力系统激活，造成了巨大的爆炸。

在身体被灼热的白色火焰完全吞噬之前，达里安脑海中驻留的最后一个念头是关于他那未曾谋面，却再也无法相见的女儿。

3

贝丝在喷淋头下足足站了45分钟，任热水兜头淋下，用掉了半瓶沐浴露。到了最后，连浴室的廉价墙纸也禁不住蒸汽的冲刷，出现了融化脱落的迹象。她擦干身体，披上浴袍，努力不去看镜中自己的模样——她的嘴唇现在一定肿得厉害。

因为空调在几星期前就坏了，狭小的卧房内和浴室一样闷热，让人透不过

气来。贝丝将目光投向两扇窗户和移门，那里通向枯萎荒芜的后院，心中忽然生起想要敞开门窗透气的冲动。最终她却选择检查门窗并逐一锁好。

尽管神经依旧高度紧绷，她的身体机能却快速恢复过来，食欲仿佛对错过晚餐恼怒不已，报复性地汹涌袭来。她走进立体厨房，就连四天前剩下的鸡肉都能让她食指大动。不过打开包裹的保鲜膜后，一股袜子的酸臭味飘来。她只能把鸡肉倒进垃圾桶，又往微波炉丢了一盒瘦身特餐。随后，她站在原地，托着锅垫，就着塑料盒吃光了所有的起司和通心粉，发觉这点食物连垫底都不够，于是又吃掉了一盒。

一夜之间增重 20 斤绝对是个绝妙的主意，妙不可言。虽然没法改变自己的相貌，但她愿意打赌，那些偷袭女性的混账们至少懂得寻找前凸后翘的受害者。

她眨巴眼睛，努力想将那个浑蛋的脸从脑海中驱逐出去。

上帝啊，到现在她还能感觉到对方的手，不，那双恶心的爪子在重重地揉捏她的胸部。

她应该直接到警察局去提交遇袭报告。

只是她不想离开公寓，至少在明天早上之前不想。

贝丝在沙发床上抱膝坐下，双腿贴拢身体。她的胃还在慢慢消化刚才的通心粉和起司。伴随阵阵反胃，皮肤上泛起层层冷意。

房间的一角传来轻柔的猫叫，贝丝循声抬起了头。

“嗨，小布，”她无精打采地朝小猫勾了勾手指。不久之前，她突然冲进房间，脱下的衣服丢得满地都是，一定让这小可怜吓坏了。

“喵呜！”小黑猫慢慢踱过来，优雅地跳上她的双腿，睁大玛瑙色的眼睛担忧地望着她。

“对不起，吓着你了。”她喃喃自语道，一边为它挪出些空间。

小布的头抵在贝丝肩膀上，喉间发出轻哼。贝丝则轻抚着小布柔顺光鲜的皮毛，感受它的体重和体温带来的充实感。一人一猫坐在那里，仿佛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急促的电话铃声突然打破沉寂，吓了贝丝一跳。她拿起电话听筒，另一只手继续逗弄小布。多年的相处，她边接电话边抚慰小猫的技巧已日臻完美。

“哪位？”她寻思着。现在已经过了午夜，电话推销员不会这时候打电话来。那么除了工作电话，就只有变态骚扰电话了。

“哟，灰姑娘，快点穿上你的玻璃舞鞋吧。有辆车在尖叫者俱乐部外面爆炸了，人死在车里。”

听到何塞的声音，贝丝差点闭上眼哭出声来。何塞·德·拉·克鲁斯是本市警探，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她的朋友之一。